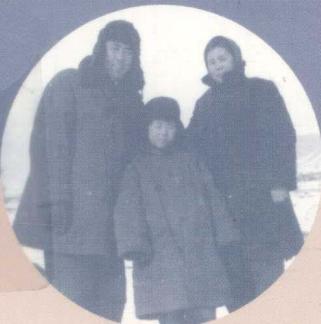


人与岁月



彦涵  
：



孙志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与岁月

---

彦涵：  
苦难风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彦涵：苦难风流/孙志远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人与岁月丛书)

ISBN 978-7-02-008752-5

I . ①彦… II . ①孙… III . ①彦涵一生平事迹  
IV .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9593 号

责任编辑：徐广琴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王景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68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23.25 插页 2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978-7-02-008752-5

定价：3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岁月无情，人生有涯。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人类的个体，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命运遭际、希冀与无奈，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有了这套“人与岁月”丛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

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主要辑入传记、自述和回忆录，其中既有私人往事、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

# 序

管 桦

我和彦涵是老朋友。说起他这一辈子，真可谓历尽坎坷、饱经磨难，并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出身贫寒，性格刚直，一生都不曾平静过。中学时，他因反对教育当局不合理的规章而被学校开除，后在亲友资助下才得以进入国立杭州艺专。他本想静心学画，将来当一名乡村美术教师，可是抗战爆发，为宣传抗战，他两次领导学生闹学潮，而后又放弃了上大学和出国深造的机会，奔赴延安，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艺术生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他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反映人民革命战争和土改运动的木刻作品，是一位勇敢而优秀的人民画家。解放后，由于他的仗义执言，一个又一个灾难降临到他头上，他被打入社会底层，但是他从来没有消沉过，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顽强地与命运进行抗争。在长达二十一年的逆境中，他一面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一面手握刀笔默默耕耘，被人称为“趴在地上战斗的战士”。最为令人钦佩的是，在冤案平反之后，艺术上早已功成名就的他仍然不停息地奋进，大胆地超越自我，变革画风，开始了“衰年变法”，在艺术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由此可见，彦涵的一生是很不平凡的。谁都明白，世界上有种种人生，而不同的人生有“含金量”高低之不同。在我看来，即便是做了社会名流的人，也未必每个人都生活得那样充实，那样积极，那样富有价值，因为在社会上日益汹涌的追名逐利的浪潮下，那些随波逐流者虽然把自己包裹在浮华的装饰之中，却很难说是真正活出了什么意义。所以我一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名人都配得上一本关于他本人的

名人传记的，但彦涵却无疑属于那种值得传记作家大书特书的人。这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对于这部传记作品而言，彦涵的经历坎坷、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这很重要，但并不是关键因素；彦涵的艺术造诣精深、成就超群、硕果累累，这也很重要，但仍不是决定一部传记的题材可否成立的根本内因。我以为，这本书之所以值得写也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是因为作者发现并展示了彦涵这位当代著名艺术家的高尚人格和艺术情操，是因为书中的故事时时刻刻都在显示着彦涵的一种令人尊敬、令人感佩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的完美境界的精神。说得具体一点，这种精神就像彦涵创作的那幅惊世骇俗的作品《探日》所表现的那样，彦涵本人就像那位前往太空探日的勇士，为了追求太阳的光和热，哪怕被烈日灼伤甚至焚毁也在所不惜。这种大气磅礴、大义凛然的献身精神，难道不正是激励着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并始终不渝的信念吗？因此我要说，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精神作为内在的支柱，这本书才具备了思想的力度和容量：它实际上是以一位艺术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心路历程，相当深刻、相当准确地概括出了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用彦涵一个人的具体的生活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的一部风云变幻的当代史。

从文风上看，这本传记写得相当朴素，相当平易近人。作者不像时下一些摆花架子的作家那样喜欢玩弄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而是本本分分，扎实朴实，不雕琢，不卖弄，不搞哗众取宠。他总是力求客观地记述彦涵的经历，严格地走现实主义创作的路子。听彦涵说，本书的作者与他是忘年交，两人相知甚深，而作者花在这本书上的时间，累计起来大概也有六七年之久。为著其传而先知其人，这是非常必要的，到底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本书的分量明眼人一望而知，是不需要多说的。尽管它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时髦，不那么“现代”，但是作品中洋溢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却是扑面而来、感人至深的。许多细节具有催人泪下、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许多画面生动逼真，连缀起来，那便是一幅浓墨重彩的当代社会生活画卷。我想，这才是作品真正的艺术

价值之所在。所以我很欣赏这句话：真正的技巧在于不去专门地使用技巧。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道理。我觉得，这本书便是以相当朴拙的形式创作出的一部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作品，它同时也证明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是永存的。

最后我想谈谈它的书名。本书名为《感谢苦难》（本书初版书名——编者注），初初一听有些费解，但细细想来，又以为它别有意味，似乎包括着某种哲理。人所共知，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恐怕很少有人会甘心情愿地忍受苦难的。但是，人们为了追求幸福，却往往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苦难，不管他情愿不情愿。于是，在现实里，苦难总是在摧残和毁灭着人，也总是在造就和磨练着人。被苦难摧残和毁灭的人将会诅咒它，被苦难造就和磨练的人将会感谢它。伟大在于不幸。

我想，感谢苦难的人注定属于生活的强者。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 目 录

序 ······ 管 桦 1

## 上卷 激情岁月

- 一 会考 ······ 3
- 二 学画去 ······ 12
- 三 尼姑庵里的嫂子 ······ 17
- 四 陈佛生 ······ 26
- 五 国难当头的时候 ······ 33
- 六 走路去延安 ······ 42
- 七 到前方去 ······ 51
- 八 新年画 ······ 56
- 九 根据地里的爱情 ······ 65
- 十 国统区之行 ······ 76
- 十一 木刻工场 ······ 84
- 十二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 ······ 91
- 十三 扫荡过后 ······ 98
- 十四 从晋东南到晋西北 ······ 106
- 十五 激情在刻刀下迸发 ······ 114
- 十六 在冀中前线 ······ 123
- 十七 在大河村土改的日子里 ······ 130
- 十八 向封建堡垒进军 ······ 138
- 十九 胜利前夕 ······ 142

## 下卷 磨难人生

一 活蹦乱跳的鱼	153
二 渔网骤然而落	165
三 检查	172
四 最后的权利	181
五 处理决定	186
六 下放怀来	195
七 奶妈李焕莲	206
八 沙城的“老右”们	212
九 豁悟	224
十 押住命运的咽喉	230
十一 趴在地上的战士	240
十二 祸起插图	250
十三 月亮悄悄走过	258
十四 少写了一个“0”	266
十五 重握画笔	274
十六 “黑画”事件	281
十七 封杀	293
十八 探日	300
十九 丙辰清明	304
二十 春潮	309
二十一 平反	318
二十二 劫后重逢	324
二十三 衰年变法	329
二十四 巴黎，巴黎	339
二十五 像烟花一样迸裂开来	348
后 记	360

# 上卷 激情岁月



## 一 会 考

讲述彦涵，应从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会考开始。正是那次会考，将他最初的人生理想，化为了泡影，并改变了他此后的命运。

彦涵就读的学校，名为江苏省立东海师范学校，分附中和师范，各读三年。一九三五年夏天，彦涵已经读完了三年附中，就要升入师范了。附中三年，费用自理，到了师范，不仅免交学费，还管吃管住。

这对家境贫寒的彦涵来说，意义实在重大。它意味着，多年的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从今往后，他再不用为学费发愁了，父亲也不用到处借债，又到处躲债了。以后的事情，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再过三年，师范毕业，他就可以当个小学老师了。

这是他当时最高的理想。

从附中升师范，有个毕业考试，合格了才行。彦涵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向来数一数二，他有绝对把握考试合格，而且一定名列前茅。

所以，一九三五年夏天，彦涵是以轻松的心情，并怀着美好的憧憬，来迎接考试的。

他完全没有想到，考试前夕，事情却突然发生变化。

离考试仅剩三天的时候，学校突然贴出布告，说，接省教育厅通知，今年的附中毕业考试，一律按江苏省教育厅的统一试题进行。

学校立刻一片哗然。

师范学校与普通中学相比，教材有很大不同，因此，多年以来，附中毕业考试，一直由学校出题，从未搞过全省会考。根据往年经验，学校的试题比较容易，一般都能及格。现在改为会考，试题内容很可能超出

所学范围,结果就很难说了。而且,只剩三天时间,让人措手不及。

学校还制定了一个《会考规章》,其中规定:一门功课不及格,即取消升学资格。

同学们议论纷纷,都为能否通过会考而担心。

彦涵比别的同学更担心。万一有一门不及格,他就全完了。他比不了那些家境富裕的同学,升不了师范,还可以考别的高中。他不行,家里不可能再供他上学了,升不了师范,只能就此中断学业。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富安村里,养家糊口打零工,像他的父亲一样。

果真如此,他就太愧对父亲了。

彦涵的父亲是个老实厚道的乡下人,念过几年私塾,年轻时曾与人合伙,开过一个小麻绳铺,本小利微,又不善经营,在彦涵很小的时候就倒闭了。虽然家在乡下,却地无一垄,父亲只好到离富安村不远的新浦码头上,给人家打零工。

富安村一带盛产鸡蛋,常有外地商人坐船来收购,先在码头上点数装箱,然后装上船,顺着村外的蔷薇河,运往上海。父亲就在码头上帮人家数鸡蛋。父亲是数蛋的高手,两手同时抓去,一手正好五个,又快又准。春秋是鸡蛋的旺季,数一天最多能挣五六毛钱,可以买回几斤糙米甚至白面。这是一年中最好过的日子。淡季就惨了,几乎挣不到钱,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父亲在外打工,经常回不来,家里的事情,全由母亲一人操持。母亲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前两个死了,剩下三女一男,都张嘴要吃的。沉重的生活,使她变得性情暴躁,遇到不顺心的事,经常骂骂咧咧。唯一能使她平静下来的事,就是烧香拜佛,祈求佛祖大发慈悲,以改变家中贫困的现状。

父亲不信佛,他把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儿子身上。他希望儿子能识字记账打算盘,将来有个体面的营生,不要再像他那样,苦挣苦熬大半辈子,却连个家也养不起。为此,彦涵七岁那年,父亲毫不犹豫地把他送进了学堂。父亲还给他起了个学名,刘宝森。

刘宝森是彦涵的本名。彦涵是他参加革命以后的名字。

彦涵先在村里念了几年私塾，识字没什么问题了，但是私塾不教算术，他还不会打算盘。也就是说，还无法实现父亲的梦想。后来，听说新浦

镇上开办了新学堂，乡下人叫它洋学堂，洋学堂里教算术，父亲咬咬牙，带他去上洋学堂。洋学堂叫普爱小学，入学要考试，按彦涵的国文水平，考个四、五年级没问题，可他不会算术，结果考了个三年级。这年，彦涵十二岁。

他在洋学堂里上了四年学，也受了四年罪。

首先，住宿是个大问题。新浦镇与富安村之间，隔着蔷薇河，往来要坐渡船，实在不方便，家里有钱的同学，都住学校。彦涵住不起，靠着父亲一个朋友的帮忙，借宿在学校附近的澡堂子里。每天放学后，彦涵就去那个澡堂子，父亲也从码头上赶过来，陪他一起住。天天如此，像回家一样，却绝不像回家那么随便。

住澡堂子，要等客人走光了，才能进去，而澡堂子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关门，他就和父亲一直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有时要等两三个钟头。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父子俩就一直坐在外面等着，吹着，淋着，冻着。彦涵常常是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澡堂子里的床铺是给客人准备的，老板怕弄脏了不让睡，父子俩只能睡在湿乎乎的地上，呼吸着永远浑浊的空气。

父子俩在澡堂子里睡了三年多，直到六年级的下学期，彦涵才搬到学校去住。



彦涵的母亲颜素枝、父亲刘振禄。

吃饭更是个难题。学校有伙房，彦涵吃不起，父亲找到两个朋友，一个是炸油条的，一个是卖麻绳的，请他们帮忙。这两个朋友，以前曾得到过父亲的帮助，答应让彦涵每天到他们家里吃饭，一家管一顿，但只管早饭和午饭，晚饭就得自己想办法了。父亲挣到钱时，就买两个烧饼带给他，挣不到钱，只好饿肚子。

别人家的饭碗不是好端的。头一年，彦涵人小，饭量不大，人家还算热情，后来个子长高了，饭量也随之增大，人家的脸子就越来越难看了。他看出了这一点，不敢多吃，只好经常饿肚子。到了小学六年级，人家的脸子耷拉得越来越长，长得让他不敢端碗，便死活不去吃了。父亲只好去找在学校伙房做饭的马师傅，马师傅和父亲是朋友，答应彦涵到伙房吃靠饭。吃靠饭就是不交伙食费，吃伙房里的剩饭。每回开饭，等入伙的同学吃完了，马师傅就把锅里的剩饭剩菜盛给他。剩饭有多有少，他还是经常吃不饱。

正是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彦涵深感自己上学的不易，因此学习格外用功，不敢有丝毫偷懒。

高小毕业，他考了个全校第二名。

父亲很是心满意足，说：“行啦，这几年的罪总算没白受，念了这些年的书，打个算盘记个账，足够用啦！过几天，你就到码头上去卖香烟，学着做买卖吧。”

说着，将一个盛香烟的木盘子递到他面前。

彦涵嗫嚅地说：“先生要……要我去海州考中学呢，说我一定能考上。”

父亲摇摇头：“考上了咱也上不起啊，这些年，供你上学，家里借了不少债，现在还没还清呢。”

彦涵沉默了一会儿，对父亲说：“考上了我可以不上，但我要考一考，看看我的成绩到底怎样。”

父亲不忍伤他的心，问：“考中学也要花钱吧？”

彦涵说：“要花一块钱。”

家里只有一块钱，父亲给了他，说：“那就去考考玩玩吧，考上考不上，也就死了心。”

彦涵并不想考考玩玩，他是想考上之后，再慢慢说服父亲。

他拿着这一块钱，想来想去，报考了江苏省立东海师范学校附中。

东海师范附中在苏北一带很有名气，一般人很难考上，但只要考上，也就是苦三年，以后升到师范阶段一切就不用愁了。他觉得这比上普通中学强得多。普通中学，初中高中都得交学费，得交六年，考上了也不能上。他估计，如果是上师范，父亲或许能同意。

结果一考就考上了。整个普爱小学，只有他一人考上了这个学校。

父亲又是高兴，又是犯愁，沉默半天，问：“一学期要多少钱？”

“四……四五十块白洋。”

“四五十块？”父亲吓了一跳，“我一年也挣不了那么多钱哪！”

彦涵忙说：“四五十块是包吃包住，我可以不在学校吃住，光学费有十几块就够了。”

“十几块我也拿不出啊。再说，你现在是个小伙子了，吃住靠朋友帮忙，谁也负担不起呀！”

这确实是个大难题。师范学校在县城——海州城里，与富安村相距十来里地，吃住都得在城里解决才行。

刚嫁到海州的二姐，听说弟弟考上了师范，特意赶回来，对父亲说：“宝生（彦涵小名）吃饭我包了，三顿饭都在我家吃。”

父亲的心思活动了，第二天去了海州，找到一位远房亲戚孙二奶奶，请她帮忙。孙二奶奶没儿没女，孤身一人，住着两间房。她满口答应：“让宝生来吧，来了还有人跟我做个伴儿。”

吃住解决了，父亲又到处找亲戚朋友，借钱交学费。父亲的亲戚朋友都很穷，谁也拿不出钱，直到快开学了，学费仍没着落。父亲叹着气说：“唉，算了吧，还是到码头上卖香烟去吧。”

望着父亲爬满皱纹的脸，彦涵不忍心再提上学的事了。

但开学报到的那天，他还是背着父亲去了学校。他知道上学没了指望，可他还是想到学校报个到——报了到，就说自己是个中学生了。念不起，那是另一回事。

在一间教室门口，他和新生们一起排队报到，排到跟前才知道，报

到就得交学费。他交不出，很尴尬地站在那里。

负责报到的老师，是教务处的张松年先生。他问了彦涵的名字，和交不出学费的原因，又查看了他的考试成绩单，说：“你先回去吧，开学时你来上课就是了。”

当天晚上，张先生赶了十来里路，找到彦涵家，对他父亲说：“这孩子很聪明，不读书太可惜了。学费一下子交不出那么多，可以一块两块地慢慢交。如果你同意，我出面向学校担保。”

彦涵这才上了师范附中。

为了每学期十几块钱的学费，父亲到处借债，每次借上两三块，彦涵就交两三块。旧债没还上，新债又欠下了，利息又高，总也还不清。每年一到除夕，债主逼门讨债，父亲就不敢待在家里。彦涵上了三年附中，父亲连着三年没敢在家过除夕，一到除夕晚上，就躲到蔷薇河对岸的野地里，直到下半夜才敢回来——过了除夕，债主就不再登门了。这是讨债的规矩。

彦涵上初二的那年除夕，债主们等到下半夜，仍等不到人，一个个走了，母亲让他到河边去喊父亲回家。父亲在寒风中待了大半夜，手脚已经冻僵，回到家里还没暖和过来，债主杀了个回马枪，又登门讨债了。

父亲赶紧赔着笑脸说好话：“有了钱一定还，有了钱一定还。”

债主死活不依，说：“今天要是拿不到钱，我就不走了！”

无论父亲怎样说好话，都无济于事。

脾气一向温和的父亲被逼急了，一把撕开棉衣，用手捶着胸膛，大声嚷道：“我没钱你不能要了我的命啊！”

父亲悲哀无助的喊声，像鞭子抽在彦涵心上。那一刻，他真想对父亲说：我不念书了，我去卖香烟，家里太受罪了！

可他忍住了。三年附中已经念了一半，中途退学，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前面的罪等于白受了。不管怎样，一定要熬过这三年，只要熬过这三年，一切就好办了。

一九三五年夏天，三年终于熬了过去，眼看就要升入师范了，却突然来了个会考！